



# 向超凡出眾的葛榮先生致敬

P.W. Kodituwakku 博士

美國 新墨西哥大學 兒科及神經科學學系 副教授

野豬海豹 譯

早於一九七二年，我剛加入 Peradeniya 大學哲學系，Gunapala 教授便介紹了葛榮先生給我認識。那時他仍在康提市政圖書館工作。雖然我已不大記得大家討論過甚麼，但他那攝人的微笑，那股溫文爾雅的態度及那份雋永的幽默在我記憶中歷久常新。直至一九七九年我離開斯里蘭卡繼續碩士課程之前，我們常常碰面，話題不斷；從佛教哲學到斯里蘭卡政局也無所不談。這七年來，我亦漸漸與他的家人稔熟，當然包括他至愛的母親。回望一下我記憶中的葛榮先生，腦海中浮現出：「學者」、「佛教實踐者」、「朋友」這三個印記。

## 學者

葛榮的辦公桌上總堆書如山，我懷疑他是否真的本本看過？我經常稱他為「文藝復興時代的人」，皆因他

知識淵博，活像一本涵蓋了文學、哲學、藝術、心理學、歷史及佛學的百科全書。他對佛學的論辯有着細緻精闢的了解，亦樂於討論西方哲學家如尼采、叔本華、齊克果、卡繆、維根斯坦，心理語言學家喬姆斯基及人類學家貝特森的主張及看法。

儘管葛榮對不同傳說背後的概念架構及想法已有紮實的基礎，但他對嶄新的思維概念從不抗拒，反而可以迅速理解及融會貫通。當年作為一個年青的副教授，自知自己對某些哲學定義略欠信心時，我總會找葛榮來開導。還記得我在哲學系的第一次，其中一份工作是要協助 Padmasiri 教授講解有關哲學心理學課題，正值備課期間，我對 Gilbert Ryle 所申辯的“Category Mistakes”深感興趣。他認為身心的二元對立論是建基於錯誤的假設。具體地講，“Category Mistakes”可以透過一個外來生到一所大學參觀作例子說明：正當這名學生已踏足過這所大學的建築群、圖書館、校園後，他仍問：「大學在哪裏？」此問題已假設：「大學」與「圖書館及其他建築群」是同一樣的邏輯性類別，這顯然是錯誤了。當我們假設「心」當作一種物質而獨立於感受及思想而存在時，亦是干犯同樣的錯誤。我問葛榮 Ryle 對二元對立的推翻可否與佛學中對「我」的否定相似？他叫我留意《清淨道論》中廣為人知的一段，並

且詳細地與我討論有關 Ryle 的分析與佛學內觀方法的相同與相異之處：

「只有苦 而沒有受苦者  
所作 而無作者  
涅槃 非人可進入  
大道乃 無人之境」

令我感到驚訝的是，葛榮雖然沒有正式受過正統哲學訓練，但他卻學貫中西。他對哲學之所以萌生興趣，原來是與我其中一位導師 K.N. Jayatillake 教授經常討論哲學議題所致。

葛榮與本地及海外不同領域的學者亦有着密切的連繫；在 Peradeniya 大學內，許多來自醫科、牙科、自然科學及文學學系的成員總會經常在他的辦公室前停下，與他侃侃而談。他對此亦樂在其中，同時亦令他了解到不同學術領域最新的發展。為了知悉最新的神經科學或心理學知識，他愛看廣受歡迎的《美國科學》期刊。我還記得他對 Karl Pribram 的 Holographic Brain（全息腦成像）理論的熱愛；葛榮對身體及心理——此兩者的關係充滿好奇，所以他從不放過物理學及心理學的新發現。他對身心存在的問題正正為他日後對佛教形而上

學的概念：例如「再生」、「超感官認知」作進一步的闡述。在閱讀方面，他對有關宇宙形而上學的書籍：如 Arthur Koestler 的 “The Roots of Coincidence”（巧合的根源）及 Fritjof Capra 的 “The Tao of Physics”（物理之道）十分着迷。

葛榮極之慷慨地花時間幫助研究者，許多碩士學生或外國學者須要擬定有關斯里蘭卡的人類學或佛學研究時，他們經常找葛榮協助。由於他對斯里蘭卡文化的廣泛認識及慈愛，一些非哲學系或醫學系的海外生也紛紛前來請教。有一次，一位美國大學畢業生更請葛榮對他的藝術治療研究給予忠告。當我後來加入 Peradeniya 大學精神科學系成為臨床心理學見習生時，我要做有關病人求診完後的心理特徵研究。此計劃正正須要在民眾間建立不同的測試及量度標準。葛榮不獨替我找落腳點去驗證這測試，他還在康提逐家逐戶走訪村民，安排他們參與研究，我怎會忘記這次經歷呢？

### 佛學實踐者

葛榮說他年少時已對佛學及靈性事物感到興趣。長大後，他會廣閱不同的經典及請教 Jayatillake 教授和向智法師 (Ven. Nyanaponika) 教授有關佛理知識。在一九七二年他已對許多佛教經文瞭如指掌。早於七十年

代初，葛榮亦受着 Jayatillake 教授對佛學的詮釋所影響。與後者一樣，他以實證方法去了解人的存在，從而達致最終的涅槃。他認為佛陀透過超感觀認知物理上、生物上、道德上的實際現象。此種認知的「存在」是獨立於一般的感官經驗，亦是建基於現實主義的假設。葛榮對科學及類近心理學的熱愛與 Jayatillake 教授對佛教知識論的詮釋一脈相承，互相輝映。

葛榮是佛教「知行合一」的表表者。從圖書館工作退下來後，他獻身於禪修的教學與實踐。早於一九七〇年代我已發現葛榮與眾不同，他擁有許多獨特的質素，甚至從佛教角度來講，他早已進入了淨化之道。在我與葛榮的七年密切交往中，我從未聞過他一絲的憤怒、不安或貪婪，或目睹他有半點負面的感受或行徑。如之前所講，他是仁愛、富同情心，經常願意幫助他人的同義詞。快樂常伴他左右，當面對任何事情他總會從容不迫。他選擇獨身以照顧母親，就如所有母親一樣，她始終希望兒子會成家立室。每當母親提出有關婚姻的問題時，葛榮邊笑邊說：「我仍未找到心目中的完美女神啊。」

葛榮畢竟也是一個正常男子，他亦會有生理需要及慾念。我們曾經對原始慾望與佛教踐行作過幾次討論。

有一天他引述一個藏傳方法：「沒有情緒去爭辯。」他認為認知與情緒是可以分開的。另一次我們討論 Vitikkasanttana Sutta 中佛陀直接對治雜念的問題。葛榮笑笑口地朗讀以下一段經文：「縱使比丘對邪念有所反省，但邪念、不善巧思想仍縈繞心中時，他應咬緊牙關，噬着碟子，用（善）的思想管束着、降伏及打敗（惡）的思想。」他亦承認雖然四十有六，仍偶有性慾，如佛陀忠告僧侶們，此些思想本屬正常，亦可透過練習以克服慾念。可惜的是日後我再沒有機會與他一聚，但我相信他仍會繼續非常善巧地對治雜念。

## 朋友

葛榮是我其中一位真摯好友，他對所有人都充滿慈悲，別人需要他幫忙，他總義不容辭，所以他的社交網絡不斷、不斷延展。他確實幫助我從哲學的研究順利過渡至臨床心理學這另一範疇。現在我正轉向利用現代的神經影像方法（例如功能性 MRI）去研究不同心理狀態下人們的生理反應：即人在正念禪修時，他們腦內的反應是怎樣。時至今日，每當我擬定研究議題時，我仍能感受到葛榮的循循善誘。有生之年，我能有幸認識到這位超凡脫俗的朋友，可喜可賀。